

柳州話的附加問句

黃笑赧

中山大學

提要

柳州話附加問句的表疑部分主要有四種格式：“X 沒 X”“X 咩（啦 / 咯）”“沒 X 嘛 / 咯”和嘆詞“o²⁴”。其中“X 咩^{44/21}”可以跟其他語氣詞連用來表達不同的功能。通過對柳州話“是”系附加問句表疑部分格式的描寫、比較和分析，論證了“是沒是”的確信度高於“是咩”，同時發現確信度有正向（肯定）和負向（否定）兩個維度，比普通話多了負向（否定）這一維度。這是柳州話與普通話在附加問句的語義或語用上所表現出來的系統上的差異，可能具有類型上的意義。

關鍵詞

柳州話，附加問句，表疑部分，“是”系附加問句，否定

1. 引言

“附加問句”的界定存在爭議，爭議的焦點在於是否包括“是不是？”等前面的陳述成分。如邵敬敏（1990）只把“表疑部分”看作附加問，並認為附加問由疑問格式“X 不 X”（包括肯定變式“X 嗎 / X 吧”和否定變式“不 X 嗎 / 不 X 吧”）、疑問代詞“怎麼樣”和嘆詞“啊、嗯”等構成。而張伯江（1997）、閔亞平（2017）主張附加問句應包括命題及用於提問的後接性附加成分，附加成分的“問域”指向前面的句子或小句。本文採用後一種觀點，即附加問句由“小句或句子（S）”和“表疑部分（Q）”組成（閔亞平 2017）。

柳州話屬西南官話桂柳片（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 2012: B1-12）。柳州話的附加問句主要有陳述性附加問句和祈使性附加問句兩種類型，由“陳述 / 祈使 + 表疑部分”組成。如：

- (1) a. 今天圩日，是咩 / 沒是咯？（今天集日，是嗎 / 不是嗎？）【陳述性】
b. 莫喊眼大聲（，）得沒得？（別喊這麼大聲，行不行？）【祈使性】

需要說明的是，柳州話中“沒”基本代替了原來的基礎否定詞“不”，幾乎所有否定都使用存在否定詞“沒”，祈使否定用“莫”，僅在一些成語中使用“不”。¹

普通話還存在“感歎 / 反詰 + 表疑部分”類型的附加問句（閩亞平 2017），而柳州話一般不用。² 此外，柳州話附加問句的表疑部分（Q）一般不使用疑問代詞。本文主要描述柳州話附加問句的構成，著重對“是咩（咯 / 啦）”“是沒是”“沒是咯 / 嘛”等表疑部分（Q）的形式和功能進行描寫，尤其是對 Q 所表達的確信度系統進行描述和分析。

目前未見柳州話附加問句的專文討論，本文可為漢語的附加問句研究提供參考。

2. 柳州話附加問句涉及的兩組語氣詞

附加問句是是非問句的一種表現形式，是非問句必然牽涉語氣詞問題。因此在討論柳州話附加問句之前，需要對柳州話是非問句中的兩組語氣詞進行介紹。

2.1. 是非問句句末的“咩”“嘛”“咯”

郭婷婷（2005）將普通話的“嗎”分為構成詢問求知句的“嗎₁”（相當於否定副詞）、構成猜測求證句的“嗎₂”和構成反詰疑問句的“嗎₃”三類。而彭小川（2006）則分為中性問和表示詫異或反問兩類。從柳州話的情況來看，確實有三個語氣詞與普通話“嗎”對應，基本符合郭婷婷（2005）的分類。

普通話的“嗎₁”“嗎₂”“嗎₃”在柳州話中分別對應為“咩 [me⁴⁴]”（或 [mei⁴⁴]）“嘛 [ma²¹]”“咯 [lo⁴⁴]”。“咩”問句是中性是非問句，用於詢問，言者未預設答案，句中不能出現表示懷疑、猜測、詫異等表示傾向性的副詞或者否定詞；當句子為有標記的傾向性問句（或稱極性問句）時，即言者預設有傾向性的答案並向聽者求證，則要用“嘛”或“咯”。如：

- (2) 甲：你去柳州咩（/ 嘛 / 咯）？（你去柳州嗎₁？）【詢問】【中性問句】
 乙：去。 / 沒去。

¹ 感謝匿名評審專家提醒，根據漢語“否定 - 存在演化圈”（張敏 2002）與“否定 - 存在循環”（郭光、陳振宇 2021），柳州話屬循環後期的方言。對柳州話“沒”“不”和“沒有”的相關討論，詳見范先鋼（1987）。

² 即當 S 為感歎句或反問句時構成的附加問句，如：

(i) 而且沒準我們將來就是名人呢！對吧？（轉引自閩亞平 2017: 61）

(ii) 哪有在沒有被你們抓獲的時候就寧願死的？對不對？（轉引自閩亞平 2017: 62）

柳州話中一般不會再在感歎句或反問句之後加上表疑成分構成附加問句。

(3) 甲：我沒有錢了，莫問我要了。

乙：a. 連十塊錢都沒有嘛（/ * 咩 / * 咯）？沒可能吧？（連十塊錢都沒有嗎₂？不可能吧？）【求證】【極性問句】

b. 連十塊錢都沒有咯（/ * 咩 / * 嘛）？沒可能啊！（連十塊錢都沒有嗎₃？不可能啊！）【反詰】【極性問句】

“嘛”“咯”用於反問句時，可藉助表示肯定或否定的詞語，強化句子詭異、懷疑、不認可等語義。而且，“咯”的確信度高於“嘛”。如例（3），用“嘛”時，後面可以跟表示測度的“吧”字句，用“咯”時則可以接上表示堅決主張的“沒可能啊！”，後接的句子不能互換：

(3') 甲：我沒有錢了，莫問我要了。

乙：a. 連十塊錢都沒有嘛（/ * 咩 / * 咯）？*沒可能啊！

b. 連十塊錢都沒有咯（/ * 咩 / * 嘛）？*沒可能吧。

可見，柳州話的“咩”與普通話的“嗎”仍有一定差距，是尚未成熟的是非問句語氣詞。需要說明的是，柳州話是非問句句法結構為“陳述句+語氣詞”，由語氣詞負載疑問信息，即是非問句不單獨使用語調。如例（3）中乙的回答沒有句末疑問語氣詞時，即“連十塊錢都沒有”是陳述句，可見疑問信息是由“咩”“嘛”“咯”傳遞的。所以“嘛”“咯”用在有標記的是非問句（即反問句）中，具有表疑功能，二者存在程度上的差異：“嘛”語氣緩和，是有疑而問，言者有一定的傾向性答案，但確信度較低，表現言者的不確定；“咯”語氣較強，表“疑”但疑問程度低，接近無疑而問，確信度高，言者用於強化肯定。

綜上所述，柳州話中用於是非問句句末的三個疑問語氣詞具有明確的分工：“咩”用於中性問句；“嘛”“咯”用於極性問句，且“嘛”的疑問程度低於“咯”。

2.2. 與“咩”問句連用的“啦”和“咯”

（一）柳州話的“咩”問句（記為“VP 咩”）後可以再加句末語氣詞：

(2') 甲：你（到底）去柳州咩啦 / 咯？講清楚先。

乙：去啊。 / 沒去了。

柳州話的“啦 [la³¹]”只能用於疑問句句末，而“咯 [lo⁴⁴]”可用於陳述句和疑問句句末。“啦”的語氣較為緩和，帶有商量的意味。“咯”負載言者不耐煩的情緒，其核心功能是“終止與聽者當下問題的互動”（易丹 2022a）。如：

- (4) 做完了啦 / 咯。(≈真的做完了。)【強調肯定】
- (5) 你去咩啦 / 咯？(≈你去不去啊？！/你到底去不去啊？！)【究問/逼問】
- (6) 哪個跟你講的啦 / 咯？(≈是誰跟你說的？！/到底是誰跟你說的？！)【究問/逼問】
- (7) 給你還是給她啦 / 咯？(≈給你還是給她呢？！/到底是給你還是給她呢？！)【究問/逼問】
- (8) 你吃沒吃飯啦 / 咯？(≈你吃不吃飯？！/你到底吃不吃飯？！)【究問/逼問】

從例(5)至(8)可見，“啦”“咯”用於疑問句句末主要起到催促、提醒或強調等作用，在強調疑問的同時催促對方回應，伴隨不耐煩的情緒，且“咯”的語氣比“啦”強。例(5)中“咯”用在陳述句時，言者強調自己確信和肯定，結合上文(見§2.1)是非問句中“咯”用於反問時表強肯定的表現來看，“咯”具有表達言者強肯定的語義。

(二)柳州話的“VP 咩”後可連用句末語氣詞，而普通話中的“嗎”問句之後不能再出現語氣詞。這種差異，與“咩”的性質有關。藍利國(1999)基於“咩”問句排斥否定陳述、能與“究竟”“到底”共現的考察結果，認為“咩”不是疑問語氣詞而是否定詞、“咩”問句實際上是正反問句(反復問句)。本文認為，“咩”是“介於否定詞和是非問句語氣詞之間的語氣詞”，³“VP 咩”問句仍然處於正反問句向是非問句發展的過渡階段。

普通話的正反問句具有中性問句的地位，正反問句和中性是非問句的表義功能相同，可以互換。柳州話中的中性問主要是通過句末助詞“咩”實現的，而非正反形式。柳州話中，正反問句一般用於非中性的語境中，用於求證，如出於追問、催促聽者回應、要求聽者認同或表達質疑等目的，而非用於詢問，其後可以用句末語氣詞“啦/咯”來加強追問、催促、強調的語氣。如：

- (9) a. <普> 你吃飯嗎？/ 你吃不吃飯？/ 你吃飯不？【詢問】
 <柳> 你吃飯咩？【詢問】
- b. <普> 你吃飯了嗎？/ 你吃沒吃飯？/ 你吃飯沒？【詢問】
 <柳> 你吃飯沒曾？⁴【詢問】

³ 這裏參照了施其生(2009)的說法，柳州話是非問句句末“咩”的這種情況與19世紀潮州方言文獻所記載潮州方言中性問的相關情況類似。

⁴ 對已然事件的詢問，柳州話一般用“沒曾”(即未曾，還沒)，不用句末“了₂”和“咩”的搭配，如“你吃飯了咩？”。但有些人可以接受這樣的句子，這可能是普通話影響的結果。

- (10) <柳> 甲：你吃沒吃飯（啦 / 咯）？快點決定。【求證】
乙：吃。 / 沒吃。 / 我現在沒想吃。

可見，語氣詞“咩”具有類似於基礎否定詞“不”的功能，這與正反問相同；“VP 咩”性質上對應的是普通話的正反問句，但在形式上已經表現為普通話是非問句的結構。結合汪國勝、李墨（2019）對漢語方言中的是非型正反問句的討論來看，⁵ 柳州話“咩”不可拆分出“否定詞+語氣詞”的形式，只能與肯定形式的VP搭配，還不能說是一個真正的疑問語氣詞，因此，“VP 咩”問句仍處在正反問句向是非問句發展的過渡階段當中。

普通話的“嗎”是古漢語否定詞的殘餘[m-]與“啊”的融合（趙元任 1979），但二者已經不能拆分，語法化進程已經完成，不再具有否定功能，只作疑問語氣詞。柳州話的“咩”則不同，其還處在從否定詞到語氣詞的語法化進程中，仍保留了部分的否定詞的屬性，故排斥否定性謂語。由於“咩”還沒完全發展成真正的疑問語氣詞，因此“VP 咩”問句後還能疊加其他語氣詞，而普通話中的“VP 嗎”則不行。

3. 柳州話附加問句的構成

與普通話相同，柳州話的附加問句由“小句或句子（S）+表疑部分（Q）”構成，其中S包括陳述句和祈使句，Q主要有以下四種格式：“X 沒 X” “X 咩（啦 / 咯）” “沒 X 嘛 / 咯”和嘆詞“o²⁴”。

在前三種格式中，都有“是”構成的Q。本節先論述柳州話附加問句Q的主要格式，再在相應的格式下具體論述由“是”構成的附加問句（本文稱“‘是’系附加問句”），對Q為“是咩（咯 / 啦）” “是沒是” “沒是咯 / 嘛”等附加問句進行描寫和分析。

3.1. “X 沒 X”

與普通話附加問句的Q對應的“X 不 X”式（如“是不是、行不行、好不好”等），老派柳州話中主要有“得沒得” “是沒是”兩種。

⁵ 文中指出，正反問句的系統演變路徑為：VP + Neg → VP + Neg + M'（語氣詞）→ VP + M（合音詞）。同時強調，在正反問句向是非問句演變過程的第三階段，“VP + M”中的合音詞合而難分，且只能是肯定形式。

(一) “得沒得”語氣強硬，用於祈使性附加問句。如：

(11) 掃下地(，) 得沒得_{行不行}？

例(11)中，“得沒得”表示命令，要求聽者去“掃地”，是一種言語行為。

柳州話的表態詞“得”參與構成的祈使性附加問句一般用於表示命令、勸阻、禁止等。若表請求，Q則使用“得咩²¹”或“好咩⁴⁴”“可以咩⁴⁴”：

(12) a. 幫我接杯水(，) 得沒得_{行不行} / 得咩⁴⁴_{行嗎}？【命令】
 b. 幫我接杯水，得咩²¹_{行吧} / 好咩⁴⁴_{好嗎} / 可以咩⁴⁴_{可以嗎}？【商請】

其中“咩”有高平調和低降調兩個讀音。對於其不同讀音產生的不同語義，將在下文(§3.2)具體討論。

(二) “是沒是”主要用在陳述性附加問句中，前面的S一般傳達非事件性的信息：

(13) 甲：困難像彈簧，你強它就弱，是沒是？【尋求互動】

乙：你講得有道理。

(14) 你不服氣是沒是？一臉不爽的表情。【增強語力】

“是沒是”語用功能較強，是為了尋求認同、增強互信，而非求解，往往不需要對方的言語回答。當傳達事件信息時一般用“是咩”，“是沒是”的接受程度很低，如：

(15) 你女準備高考了，是咩 / 是沒是？

用“是沒是”時，前面的S一般要帶否定性或限制義副詞，言者預設有傾向性的答案，求解求答，需要聽者的言語回應。如：

(16) a. 他沒_不曉得_{知道}這件事，是沒是？

b. 他曉得_{知道}這件事，是沒是？

(17) a. 就你一個人去，是沒是？

b. 你一個人去，是沒是？

也就是說，柳州話由“是沒是”充當Q時S是有標記的，言者對S的正反面情況都有瞭解，但信大於疑，即“是沒是”有較高的確信度。

3.2. “X 咩（啦 / 咯）”⁶

（一）“X 咩”中，X 一般是判斷詞“是”、⁷表態詞“得”“好”、認知類動詞“曉得”“懂”、表可能的助動詞“得”，如：

- (18) 你去過北京，是咩_{是嗎}？
(19) 走快點（，）得咩_{行嗎}/好咩_{好嗎}？
(20) 要脫鞋進來免得踩泥_髒去，曉得咩/懂咩？（要脫鞋進來以免踩髒了，明白嗎？）

柳州話中的疑問語氣詞“咩”一般讀高平調，用在附加問句的“X 咩”，還能讀低降調“[me²¹]”（或“[mɛi²¹]”）。附加問句的疑問成分“X 咩⁴⁴”中的“咩⁴⁴”語氣較重，而“X 咩²¹”中的“咩²¹”語氣較輕，相當於普通話的“吧”，兼表“測度”和“擬議”（呂叔湘 1982 [1944]）等商請或商詢的情態。如：

- (12') 祈使性附加問句
a. 幫我接杯水（，）得咩⁴⁴_{行嗎}？【命令】
b. 幫我接杯水，得咩²¹_{行吧}？（≈ 方便幫我接杯水嗎？）【商請】
(18') 陳述性附加問句
a. 你去過北京，是咩⁴⁴_{是嗎}？【求證】
b. 你去過北京，是咩²¹_{是吧}？【求認同，商詢】

（二）“X 咩”可與語氣詞“啦 [la³¹]”或“咯 [lo⁴⁴]”連用，能表達出不同的語氣和情緒，需要聽者的言語回應或行動反饋：

- (21) 祈使性附加問句
a. 手濕莫碰插座，曉得咩²¹（啦）？_{明白吧}？【緩和】
b. 手濕莫碰插座，曉得咩⁴⁴（啦）？_{明白嗎？！}【較重】【不耐煩】
c. 手濕莫碰插座，曉得咩⁴⁴（咯）？_{明白嗎？！！}【強烈】【厭煩】

⁶ 為行文簡便，當“X 咩”讀低降調“咩²¹”時標注讀音，除了區別低降調的情況外，不特別標注高平調“咩⁴⁴”。

⁷ 柳州話“是”系附加問句中的“是”可以用“對”替換，日常生活使用時二者並無嚴格區分，但由“是”參與構成的附加問句的接受度更高。如：

- (i) 攞共有五十個，是咩 / 對咩？（一共有五十個，是嗎 / 對嗎？）
(ii) 他遲到了，沒是嘛？ / 沒對嘛？（他遲到了，不是嗎 / 不對嗎？）

(22) 陳述性附加問句

- a. 一加一等於二，曉得咩²¹啦？知道吧？【緩和】
 b. 一加一等於二，曉得咩⁴⁴啦？知道嗎？！【較重】【不耐煩】
 c. 一加一等於二，曉得咩⁴⁴咯？知道嗎？！！【強烈】【厭煩】

“啦”在附加問句中不充當疑問詞，跟在“X 咩⁴⁴”後能喚起聽者的注意，言者表現出較重的不耐煩情緒。用在附加問句中時，能跟在低降調的“X 咩²¹”後，起到緩和語氣的作用，功能與“啊[a²¹]”相同。

(三) 最後具體談談“X 咩(啦/咯)”在“是”系問附加問句的相應情況。前面提到，用於附加問句的“咩”有高平調和低降調兩讀。“是咩⁴⁴”一般用於“疑大於信”的情況，言者對S的信息略有瞭解，就該信息向對方求證。“是咩²¹”表示的語氣“信大於疑”，表示言者對其所傳遞的S有一定的推測或期望，希望對方予以認同。如：

- (23) a. 魚峰山 150 米，是咩⁴⁴是嗎？【疑>信】
 b. 魚峰山 150 米，是咩²¹是吧？【信>疑】

a 句的“是咩⁴⁴”是言者就“魚峰山 150 米”這一信息向聽者求證；b 句中言者認為“魚峰山 150 米”應該是事實但不能完全肯定，希望對方給予認同。

在“是咩⁴⁴”後連用語氣詞“啦”“咯”，能夠增強語力；“是咩咯”的語力強於“是咩啦”，兩種形式都具有否定前面S的功能。試比較：

- (24) 甲：天氣預報講明天有雨⁴⁴。【提醒：天氣預報說明天有雨。】
 乙：a. 明天下雨，是咩⁴⁴啦？是嗎？！* 我不信。【不相信明天有雨】
 b. 明天下雨，是咩⁴⁴咯？是嗎？！！ 我不信。【完全不相信明天有雨】
 (25) a. 阿柳會游泳，是咩⁴⁴？是嗎？？* 也就你信(吧)。
 b. 阿柳會游泳，是咩⁴⁴啦？是嗎？？ 也就你信*(吧)。
 c. 阿柳會游泳，是咩⁴⁴咯？是嗎？？！ 也就你信(*吧)。

例(24)乙的回應中，“是咩⁴⁴啦”後不能帶表示完全否定的“我不信”，“是咩⁴⁴咯”則可以，可見“是咩⁴⁴咯”的否定程度強於“是咩⁴⁴啦”。此外，與“是咩⁴⁴”相比，“是咩⁴⁴啦”“是咩⁴⁴咯”還帶有意外的語氣，表示驚疑，如例(25a-c)三句的疑問程度依次降低，a 句疑大於信，不能使用“也就你信(吧)”，b 句“吧”

不能刪去，c句不能出現“吧”。可見，“是咩⁴⁴”“是咩⁴⁴啦”“是咩⁴⁴咯”對S的否定具有程度上的差異，帶上“咯”的否定程度最高，“啦”次之。

“是咩啦”“是咩咯”用肯定形式表否定的現象，符合從疑問到意外有關的語用遷移（陳振宇、杜克華 2015）。較於“是咩”，“是咩啦”“是咩咯”的疑問功能已經減弱，即言者對S持有確信度高時，其求證意圖並不強烈。二者已經從疑問轉為意外，並進一步發展成出語用否定的功能，具有負確定的作用。從確信度來說，“是咩咯”高於“是咩啦”。

3.3. “沒X嘛” “沒X咯”

（一）柳州話附加問句的Q為反問形式時，X的性質和“X咩”中的相同，有“沒X嘛”“沒X咯”兩種格式。X可以是“是、得、好、曉得、懂”等。這裏僅以“是、好”為例：

(26) 他崽明年才考大學，沒是嘛？不是嗎？ / 沒是咯？不是嗎？！

(27) 坐樹蔭裏頭，沒好嘛？不好嗎？ / 沒好咯？不好嗎？！

結合前文（§ 2.1）中的討論，來看“嘛”和“咯”在附加問句中的功能：“嘛”語氣緩和，疑問程度較低，用於反問時可以表達商量、建議、驚訝等；“咯”語氣較強，表“疑”且疑問程度高，用於反問時表現出厭煩、懷疑、不認可、否定等語義。“沒X嘛”語氣較為緩和，而“沒X咯”則有毋庸置疑的口吻，表示言者的堅決主張。就言者對S的內容的確信度來說，“沒X咯”高於“沒X嘛”。

（二）接下來具體談談“沒是嘛 / 沒是咯”。邵敬敏（2008）指出，現代漢語“S不是嗎？”式“附加反問句”無疑且帶有假設反駁意味，表達“超強肯定”“假設反駁”兩種語義傾向。柳州話附加問中Q為反問形式時，表示言者對S持有高確信度和強肯定態度；“沒是咯”的語力強於“沒是嘛”。如：

(28) a. 還有米，（*難道）沒是嘛？不是嗎？ 【有疑】

b. 還有米，（難道）沒是咯？不是嗎？！ 【無疑】

(29) a₁. 可能還有米，（*難道）沒是嘛？不是嗎？

a₂. 可能還有米，（*難道）沒是咯？不是嗎？！

b₁. *肯定還有米，（難道）沒是嘛？不是嗎？

b₂. 肯定還有米，（難道）沒是咯？不是嗎？！

例(28)中，“沒是嘛”不能帶增強反駁語氣的“難道”，但“沒是嘛”可以，可見前者是仍對信息有疑，後者則是無疑而問，表達言者的超強肯定，不希望獲得相左的意見或看法。例(29)的a組例句中有表示推測的“可能”時，“沒是嘛”“沒是咯”都不能用“難道”，但b組例句帶有言者堅決主張的“肯定”時，“沒是咯”可以與增強反駁語氣的“難道”搭配。據此，“沒是咯”確信度高於“沒是嘛”，且“沒是咯”表最高的肯定程度。

需要注意的是，含反問形式“沒是嘛/沒是咯”的附加問句不能作為始發句、不可開啟話題，必須要有前置序列的事件。如：

- (30) 甲：工業園新開的粉廠和玩具廠都招滿人了。
 乙：覃姐講螺螄粉廠還要人，沒是咯？不是嗎？！
 甲：幾時什麼時候講的？我剛剛才看沒要了啊。

3.4. 後附嘆詞[o²⁴]的附加問句

嘆詞[o²⁴]（以下用“o²⁴”表示）只用於陳述性附加問句中。嘆詞“o²⁴”附加問句的直陳部分是言者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或希望對方做的事告知聽者，“o²⁴”表示徵求對方意見並希望獲得肯定答覆。如：

- (31) a. 今夜去吃螺螄粉 o²⁴ ? (≈ 今晚去吃螺螄粉吧?)
 b. 今夜去吃螺螄粉, o²⁴ ? (≈ 今晚去吃螺螄粉, 好吧?)
 c. 今夜去吃螺螄粉啲³¹, o²⁴ ? (≈ 今晚去吃螺螄粉哦, 好吧?)

例(31a)的“o²⁴”前面不停頓，功能相當於普通話表建議的“吧”；(31b)的“o²⁴”前有停頓，相對獨立，請求對方應允言者所提出的建議，即“商請”。例(31c)的S中，“啲²¹”表示叮囑、提醒等功能，整個附加問句帶有親切的口吻。

在柳州地區，嘆詞“o²⁴”構成的附加問句同時存在於柳江（進德）客家話和柳江壯語中。如：

- (32) a. 普通話：今晚去吃螺螄粉吧？
 b. 柳江進德客家話：今夜去食螺螄粉(,) o²⁴ ?
 c. 柳江壯語：ham⁵¹ ni²⁴ pai⁵¹ kun⁵¹ lo³¹ si³³ fən⁵¹ (,) o²⁴?
 晚上 這 去 吃 螺螄粉 哦

其他方言中也存在相似現象。⁸如同屬西南官話的成都方言，張一舟、張清源、鄧樹英（2001）談到“哈”可用於是非問句，表商量的語氣；陳振宇、馬寶玲、薛時蓉（2017）進一步將其概括為嘆詞“哈”附加問句，主要用於詢問對方意見或向對方提出要求，與前面的成分之間可有較長停頓，也可以不停頓。例句如下：

(33) 晚上早點兒睡（，）哈？（張一舟、張清源、鄧樹英 2001: 347）

可見，成都話中存在“哈”構成的附加問句，其表“商請”的功能與柳州話“o²⁴”附加問句基本一致。

4. “是”系附加問句表疑部分的確信度

4.1. “是咩”和“是沒是”：低確信度與高確信度

（一）首先討論“無疑而問”的情況。當前面的S所說的內容並非傳達事實性的信息時，“是咩⁴⁴”“是沒是”的功能是表達言語行為。可以是責備、表達不滿，如：

(34) 硬要等我來才捨得做（，）是咩⁴⁴/是沒是？（非得等我來才願意做，是嗎/是不是？）

(35) 你要我鏟你（，）是咩⁴⁴/是沒是？（你要我揭你老底是嗎/是不是？）

也可以是增強互動、尋求對方認同，如：

(36) 哪個娃仔沒好²⁴玩，是咩^{44/21}/是沒是？（哪個小孩兒不貪玩兒，是吧/是不是？）

(37) 他恁子_{怎麼}幫過你你也應該恁子回報，（你講）是咩^{44/21}/是沒是？（他怎麼幫過你你也應該怎麼回報，（你說）是吧。是不是？）

以上兩種情況，都屬於“無疑而問”，不為求取信息或尋求答案，疑問程度趨近於零，“是咩”“是沒是”都可以用。

⁸ 在復旦大學舉辦的第九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2023）上，不少學者對嘆詞附加問句進行了討論，其中邵陽話的“嗽”（蔣協眾、蔣遐 2023）、廣州話的“嘎”（陳舒婷、林華勇 2023）具有表示商請的用法。

(二)再分析“有疑而問”的情況。當命題中含有表懷疑或表意外的成分時，“是咩”和“是沒是”都能使用。可以在S中使用示證成分“聽講”和表意外的“嘍³¹”：

(38) 聽講螺螄粉廠還要人(嘍³¹)，是咩 / 是沒是？

“聽講”，表示事件的信息源於他者，信息來源不一定可靠，言者不能肯定信息的真實性；直陳部分帶表意外的“嘍³¹”，⁹表示言者的“驚疑”。也就是說，當言者對S有懷疑或驚疑且需要求證時，可以使用“是咩”“是沒是”。

從前文(見§3.1)的討論發現，用“是沒是”時S一般要帶否定性或限制性的詞語，言者對S的正反面信息都有瞭解並預設了有肯定傾向的答案。下面通過對“是咩”“是沒是”進行比較，進一步考察它們的確信度。

表疑部分表疑問、徵詢還是無疑而問，取決於前面小句或句子的內容。(劉欽榮2002、閻亞平2017)也就是說，S與Q格式之間具有選擇性。在S中添加反映信息真實性或確信度的成分，可以對“是咩”“是沒是”的確信度和疑問程度進行比較：

- (39) a. 螺螄粉廠可能還要人，是咩 / 是沒是？【求證】
 b. 螺螄粉廠肯定還要人，*是咩 / 是沒是？【徵詢】【求認同】
 (40) 我記得螺螄粉廠還要人，*是咩 / 是沒是？【徵詢】【求認同】

例(39a)中，言者對“螺螄粉廠可能還要人”這一信息進行求證時，Q能用“是咩”“是沒是”。而例(39b)(40)的“肯定”“我記得”都表示言者對S持肯定的態度，向聽者征詢、求認同，能用“是沒是”，不能用“是咩”。這說明“是沒是”的確信度比“是咩”高。

⁹ 易丹(2022b)認為柳州話句末語氣詞“嘍”用於單句時，主要出現在陳述句、祈使句和感歎句句末，不能用於疑問句句末。本文認為“嘍³¹”也能用於疑問句句末，只是疑問程度趨近於零。“嘍”用於是非問句句末時，是言者將其主張或要求告知聽者，與其商量且想獲得應允。如“<柳>明天去拉堡嘍⁴⁴。”(<普>明天去拉堡。)是陳述句，表示告知或建議；“<柳>明天去拉堡嘍³¹？”(≈<普>明天去拉堡吧?)是是非問句，表示建議或商量。另外，“嘍³¹”可以用於陳述句句末，表示意外。如“聽講螺螄粉廠還要人嘍³¹。佬子可能咧！”(≈聽說螺螄粉廠還要人呢，怎麼可能啊!)命題“螺螄粉廠還要人”具有合理性，並不會令人驚詫。但加上“嘍³¹”後句子出現意外、驚訝的語氣，其後可接“佬子可能咧”等表示出乎意料、與言者預期或既有認知衝突的話語。這說明句末助詞“嘍³¹”存在表示意外的用法。而意外範疇和疑問範疇本身就有關聯性，二者之間具有雙向轉化的可能。

確信度和疑問程度是此消彼長的關係（邵敬敏 1993）。結合§ 3.1 和§ 3.2 的討論可見，柳州話“是咩”“是沒是”在疑問程度上，前者比後者高，即“是咩 > 是沒是”；在確信度上，前者比後者低，即“是咩 < 是沒是”。

（三）由於“是沒是”的確信度較高，第一次發問一般用“是咩”，不大使用“是沒是”；如聽者第一次未予以回應時，可用“是沒是”再次進行確認；第二次發問後對方仍未給予回應時，進行第三次發問，此時“是咩”“是沒是”均可使用，但要帶上究問標記“啊²¹”。¹⁰ 如：

- (41) 第一次：你要二兩螺螄粉（，）是咩 / 是沒是？【徵詢】
第二次：你要二兩螺螄粉（，）是沒是？【求同】
第三次：你要二兩螺螄粉，是咩^{44/21} 啊 / 是沒是啊？【究問】

從話輪位置來看，不難發現“是沒是”求答的需求（互動性）要高於“是咩”，加上“啊”後互動性更強。

4.2. “是咩咯”與“沒是咯”：對命題 S 的否定和肯定

“是咩咯”“沒是咯”均不能作為話輪的始發句，需要有語境或事件鋪墊。邵敬敏（1990）指出現代漢語“X 不 X”的變式用肯定還是否定形式，取決於語義意圖。以判斷詞“是”為例，比較以下的表疑部分帶“咯”的附加問句：

- (42) A. 甲：柳州有輕軌嘍⁴⁴。
乙：a. 輕軌開通了，是咩⁴⁴ 咯？_{≈不是吧？！}【認定 S 為假】
b. 輕軌沒曾_{還沒}開通，沒是咯？_{不是嗎？！}【認定 S 為真】
B. 甲：柳州有輕軌了嘍⁴⁴。
乙：輕軌沒曾_{還沒}開通，是咩⁴⁴ 咯？_{≈不是吧？！}【認定 S 為假】
C. 甲：柳州很快就有輕軌了嘍⁴⁴。
乙：輕軌開通了，沒是咯？_{不是嗎？！}【認定 S 為真】

乙在三組對話中都有預設。不同的是，使用“是咩咯”時認定其前的命題 S 為假；使用“沒是咯”時認定其前的命題 S 為真。也就是說，“是咩咯”具有否定命題的功能，

¹⁰ 呂叔湘（1982 [1944]）、陸儉明（1984）、彭小川（2006）等學者指出，“啊”用於疑問句並不表示疑問，而是起舒緩語氣的作用。邵敬敏（2012）論證了是非問句中的語氣詞“啊”具有“求答”的作用。柳州話附加問句中與“是沒是”連用的“啊”也是起究問（催促回答）的作用。

“沒是咯”則相反。“是咩咯”和“沒是咯”分別代表否定（負確定）和肯定（正確定）兩種截然不同的功能。

這一現象與柳州話句末語氣詞“咯”有關，同時涉及到語用否定。“咯”的使用場景無外乎聽者言行不符合言者認知或預期、重複相同話題或行為等，言者對聽者的言行表現出極不認可，意欲終止當下的互動。疑問句中，言者使用“咯”時，表達對信息掌握程度的強肯定的作用（見§ 2.2 的討論）。“是咩咯”已經從疑問轉為意外，並進一步發展出語用否定的功能，即用肯定形式表示否定。而反問是最常見的語用否定的形式，“沒是咯”表示超強肯定，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是咩咯”和“沒是咯”分別能表示最高程度的否定和肯定。

4.3. “是”系附加問句的形式和確信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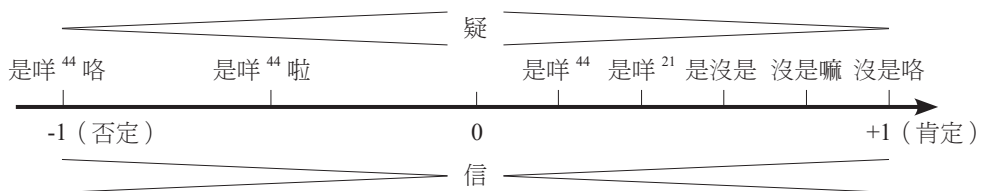
柳州話附加問句的表疑部分形式豐富，功能多樣，尤其是“是”系附加問句。根據前文對“是”系附加問句的描寫與分析，將其形式和功能對應總結如下表：

表一 Q 的形式和確信度的對應關係

形式	功能	對 S 的確信度（所知度）
是咩 ²¹	求證、求認同	對 S 有所預期
是咩 ⁴⁴	求證	對 S 有所瞭解
是咩 ⁴⁴ 啦	求證、表懷疑	傾向於認定 S 為假
是咩 ⁴⁴ 咯	求證、表詫異	確信 S 為假
是沒是	求證、求認同	對 S 的正反面信息都有瞭解
沒是嘛	表反詰	傾向於認定 S 為真
沒是咯	表反詰	確信 S 為真

附加問句都是基於對 S 的瞭解進行發問的，一般不將其納入中性是非問句的範圍。黃國營（1986）依據言者潛知中對命題真假所作判斷的認定程度，將言者潛知中 S 的真值分為五級，設立了五值邏輯系統。確信度難以精確到具體數值，因此本文以中性（確信度和疑問程度均為 0）作為基準，把完全否定的值設為 -1，完全肯定的值設為 +1，“是”系附加問句表疑部分（Q）的確信度圖示如下：

圖一 Q 的疑問程度和確信度對應關係連續統



從圖一可見，柳州話附加問句存在確信度為負的“是咩⁴⁴啦”“是咩⁴⁴咯”，用於否定S，即言者認為命題S為假。也就是說，與普通話不同的是，柳州話還存在圖一左側所表現的情況：“是咩⁴⁴咯/是咩⁴⁴啦”用於否定命題S，“是咩⁴⁴咯”的否定程度高於“是咩⁴⁴啦”；柳州話附加問句中的Q成分在確信度上呈現出對S的肯定（正向）和否定（負向）兩個對稱的維度，只是在肯定（正向）一側（圖一右側），Q的格式比否定（負向，圖一左側）的要多。這是柳州話與普通話在附加問句的語義或語用上所表現出來的系統上的類型差異。

5. 結語

本文對柳州話附加問句的表疑部分進行描寫，尤其是對表疑部分所表達的確信度及其系統進行比較和分析，主要結論如下：

（一）柳州話附加問句可分為陳述性附加問句和祈使性附加問句兩類。表疑部分存在多種形式，呈現出對命題的確信度存在肯定（正向）和否定（負向）對稱的局面，這與普通話存在較大區別。

（二）“X咩^{44/21}”可與其他語氣詞“啦/咯”連用，表達不同的語義。“X咩⁴⁴”及其語氣詞連用表達的語氣較重，“X咩²¹”及其語氣詞連用表達的語氣相對較輕。其中“X咩⁴⁴啦”“X咩⁴⁴咯”都表現出強否定（即否定S），但後者最強。

此外，一般方言的附加問句句末的嘆詞可以表示“商請”和“商詢”（如廣州話的“嘍”和“呵”）（陳舒婷、林華勇 2023），而柳州話後附嘆詞“[o²⁴]”的附加問句僅表“商請”，這種現象與當地柳江壯語、客家話等相一致，具有一定的區域性特徵。這種區域性語法現象是不是漢語方言或壯語在區域擴散後的產物，擴散機制如何？另外，成都話中也存在具有否定功能的表疑部分（陳振宇 2023），其他漢語方言中是否也有類似現象？這些問題，均有待進一步考察。

鳴謝

本研究獲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末民國漢語五大方言比較研究及數據庫建設”（22&ZD297，主持人：林華勇）的支持。文章寫作與修改的過程中，承蒙林華勇教授的指導及黃嘉穎博士的幫助，謹致謝忱。部分內容曾在第九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復旦大學，2022.6）上宣讀，感謝與會專家學者的批評指正。《中國語文通訊》編輯部和匿名評審專家為本文的修改和完善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在此一併致謝。文中疏漏，概由作者本人負責。

參考文獻

Chen, Shuting (陳舒婷) & Huayong Lin (林華勇). 2023. Yueyu Sanshuihua fujiawen jumo zhuci “ya” he “ha” 粵語三水話附加問句末助詞“呀”和“嘍” Diji Jie Fangyan Yufa Boxue Luntan 第九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 Fudan Daxue 復旦大學, 2–3 June.

- Chen, Zhenyu (陳振宇). 2023. Chengdufangyan de fujiawen 成都方言的附加問 Dijiū Jie Fangyan Yufa Boxue Luntan 第九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 Fudan Daxue 復旦大學, 2–3 June.
- Chen, Zhenyu (陳振宇) & Kehua Du (杜克華). 2015. Yiwai fanchou: Guanyu gantan, yiwen, fouding zhijian de yuyong qianyi de yanjiu 意外範疇：關於感歎、疑問、否定之間的語用遷移的研究 *Dangdai Xiucixue* 當代修辭學 5. 71–80.
- Chen, Zhenyu (陳振宇), Baoling Ma (馬寶玲) & Shirong Xue (薛時蓉). 2017. Cong Hanyu jiaodu kan jixingwen de leixingxue xingzhi: Zhenxing jixingwen xingshi yu yiwenyuqi chengfen de qubie 從漢語角度看極性問的類型學性質——真性極性問形式與疑問語氣成分的區別 In Huan Tao (陶寰), Zhenyu Chen (陳振宇) & Yimin Sheng (盛益民) (eds.), *Hanyu Fangyan Yiwen Fanchou Yanjiu* 漢語方言疑問範疇研究, 1–41. Shanghai: Zhongxi Shuju 上海：中西書局.
- Fan, Xiangang (范先綱). 1987. Liuzhouhua de “mei” he “meiyou” 柳州話的“沒”和“沒有” *Guangxi Shifan Daxue Xuebao* 廣西師範大學學報 2. 36–40.
- Guo, Guang (郭光) & Zhenyu Chen (陳振宇). 2021. Yeshuo “bu” he “mei” de qubie: Hanyu “fouding-cunzai xunhuan” kaocha 也說“不”和“沒”的區別——漢語“否定-存在循環”考察 *Yuyan Yanjiu Jikan* 語言研究輯刊 2. 51–75, 389.
- Guo, Tingting (郭婷婷). 2005. *Xiandai Hanyu yiwenju de xinxi jie gou yu gongneng leixing* 現代漢語疑問句的信息結構與功能類型 Wuhan: Wuhan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武漢：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Huang, Guoying (黃國營). 1986. “Ma”ziju yongfa chutan “嗎”字句用法初探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4. 131–135.
- Jiang, Xiezhong (蔣協眾) & Xia Jiang (蔣遐). 2023. Hunan Shaoyangfangyan zhong de tanci fujiawenju 湖南邵陽方言中的嘆詞附加問句 Dijiū Jie Fangyan Yufa Boxue Luntan 第九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 Fudan Daxue 復旦大學, 2–3 June.
- Lan, Liguō (藍利國). 1999. Liuzhou fangyan de jufa tedian 柳州方言的句法特點 *Guangxi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kexue ban 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 60–67.
- Liu, Qinrong (劉欽榮). 2002. Xunwenju teyou de biaodashi 詢問句特有的表達式 *Henan Jiaoyu Xueyuan Xuebao*, zhexue shehuikexue ban 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 106–109.
- Lu, Jianming (陸儉明). 1984. Guanyu xiandai Hanyu li de yiwen yuqici 關於現代漢語裏的疑問語氣詞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5. 330–337.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1982 [1944]. *Zhongguo Wenfa Yaolüe* 中國文法要略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Peng, Xiaochuan (彭小川). 2006. Guanyu shifeiwenju de jidian sikao 關於是非問句的幾點思考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語言教學與研究 6. 1–8.
- Shao, Jingmin (邵敬敏). 1990. “X bu X” fujiawen yanjiu “X不X”附加問研究 *Xuzhou Shifan Xueyuan Xuebao*, zhexue shehuikexue ban 徐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 86–90.
- Shao, Jingmin (邵敬敏). 1993. “Ba”zi yiwenju jiqi xiangguan jushi bijiao yanjiu “吧”字疑問句及其相關句式比較研究 In Mingyang Hu (胡明揚) (ed.), *Disi Jie Guoji Hanyu Jiaoxue Taolunhui Lunwenxuan* 第四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選, 217–225. Beijing: Beijing Yuyan Xueyuan Chubanshe 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 Shao, Jingmin (邵敬敏). 2008. You “shi” goucheng de sanzong fujiawen bijiao yanjiu 由“是”構成的三種附加問比較研究 *Gansu Shehuikexue* 甘肅社會科學 4. 53–57.

- Shao, Jingmin (邵敬敏). 2012. Lun yuqici “a” zai yiwentu zhong de zuoyong ji fangfalun de fansi 論語氣詞“啊”在疑問句中的作用暨方法論的反思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6. 596–603.
- Shi, Qisheng (施其生). 2009. *Shantouhua Duben* suojian Chaozhou fangyan zhongxing wenju 《汕頭話讀本》所見潮州方言中性問句 *Fangyan* 方言 2. 126–133.
- Wang, Guosheng (汪國勝) & Zhao Li (李墨). 2019. Hanyu fangyan de shifeixing zhengfanwenju 漢語方言的是非型正反問句 *Fangyan* 方言 1. 18–28.
- Yan, Yaping (閔亞平). 2017. *Xiandai Hanyu Fujiawenju Yanjiu* 現代漢語附加問句研究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Yi, Dan (易丹). 2022a. Liuzhouhua jumo biaotai yuqici “lo” 柳州話句末表態語氣詞“咯”“Hanyu Yuqi Wenti” Guoji Xueshu Yantaohui “漢語語氣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 Huazhong Shifan Daxue 華中師範大學, 5–6 November.
- Yi, Dan (易丹). 2022b. Liuzhouhua jumo yuqici “bo” de duyin he yuqi yiyi 柳州話句末語氣詞“啲”的讀音和語氣意義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2. 62–67.
- Zhang, Bojiang (張伯江). 1997. Yiwentu gongneng suoyi 疑問句功能瑣議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2. 104–110.
- Zhang, Min (張敏). 2002. Shanggu, zhonggu Hanyu ji xiandai nanfang fangyan li de “fouding-cunzai yanhuaquan” 上古、中古漢語及現代南方方言裏的“否定-存在演化圈” [The negative-existential cycle as manifested in Archaic Chinese, Middle Chinese, and the Modern Southern dialects]. In Anne Yue (余靄芹) (e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Historical Asp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ommemorating the centennial birthday of the late Professor Li Fang-Kuei*, vol II, 571–616.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Zhang, Yizhou (張一舟), Qingyuan Zhang (張清源) & Shuying Deng (鄧樹英). 2001. *Chengdufangyan Yufa Yanjiu* 成都方言語法研究 Chengdu: Bashu Shushe 成都：巴蜀書社。
- Zhao, Yuanren (趙元任). 1979. *Hanyu Kouyu Yufa* 漢語口語語法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trans. by Shuxiang Lü (呂叔湘).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Zhongguo Shehuikexue Yuan Yuyan Yanjiusuo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Zhongguo Shehuikexue Yuan Minzuxue yu Renleixue Yanjiusuo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 Xianggang Chengshi Daxue Yuyanxinxi Kexueyanjiu Zhongxin (香港城市大學語言信息科學研究中心) (eds.). 2012. *Zhongguo Yuyan Dituji*, dier ban, *Hanyu Fangyanjuan* 中國語言地圖集(第二版)：漢語方言卷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Tag Questions in Liuzhou Dialect

Xiaonan Hua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are mainly four interrogative forms for tag questions in Liuzhou Dialect: “X *mei* X”, “X *mie* (*la/lo*)”, “*mei* X *ma/lo*” and the interjection *o*²⁴. Among them, “X *mie*^{44/21}” can have different functions in conjunction with different modal particles. By describing,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shi*- series of tag questions in Liuzhou dialect (including *shi mei shi*, *shi mie*, *mei shi ma/lo*),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credibility degree of *shi mei shi* is higher than that of *shi mie*. It is also observed that the credibility degree of tag questions in Liuzhou dialect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dimensions, while there is only positive dimension in Mandarin. This marks a systematic difference of tag questions in terms of semantics or pragmatics between Liuzhou dialect and Mandarin, which may have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Liuzhou dialect, tag questions, interrogative forms, the *shi*- series of tag questions, negative

通訊地址：廣州 海珠區 中山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

電郵地址：huangxiaonan96@foxmail.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3年8月10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3年11月30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3年12月14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4年1月11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4年1月31日